

长篇小说

全中国 都下雨

虞慧瞳 著

那天崩地裂只有一瞬，却将人间的爱情摇醒
那一刹，危言成真，浮出了众生的灵魂
那一刻，阐明了种种爱恨，也泄露了所有人的来世今生
拉萨之乱，汶川之震，生死之爱
让人血脉贲张呼吸维艰的，除了生死，唯有爱情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长篇小说

全中国 都下雨

虞慧瞳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中国都下雨/虞慧瞳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6
ISBN 978-7-214-05899-7

I. 全… II. 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99160号

- 书 名 全中国都下雨
著 者 虞慧瞳
责任编辑 宋 元
文字编辑 唐南薇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市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40千字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5899-7
定 价 25.00元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美人消息隔重关，川途弯复弯；沉沉空翠压征鞍，
马前山复山。

浓泼黛，缓拖鬟，当年看复看；只余眉样在人间，
相逢艰复艰。

——王国维·《阮郎归》

第1章 <<<<

1

暖山咖啡的老板应该是个骨灰级戏迷，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，他就会将咖啡厅里的背景音乐换成京戏，让初来乍到的客人，在咿咿呀呀的戏文声中愣很久都缓不过神来。

现在来咖啡馆的大多数人，听这些戏文就像在听天书。米夏小的时候，跟着外婆到处听戏，那时她也听不懂一句唱词，却乐此不疲。

今天放的是八三年程派弟子和私淑弟子首次聚首合唱的《锁麟囊》，外婆曾评说程砚秋人如秋菊，纵能在活着时盛开，看着也不免悲凉。在《锁麟囊》所有能找到的版本里，米夏最喜欢这一版本，音乐华丽、细致入微；唱词精彩、简练有力；里面的每个角色也都很尽力。她每听到这一版本，就如同在遭遇一场盛会。

米夏最喜欢《春秋亭》这一折，两支婚庆队伍，为避风雨，躲进了神庙。天昏地暗，狂风暴雨，肃穆的神庙，杂乱的人群，两个女主角，一贫一富，一悲一喜，命运开始交织。雨，滴滴答答地下，神庙的台阶上，还有殷红一线，缓缓地往外流，仿佛被这场大雨冲刷了的命运。

当然，这不过是米夏这个听戏人的想像，春秋亭里的两个女主角并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在风雨中，流光和命运正暗中偷换。

2

桌上放着两杯咖啡，米夏面前这杯已见杯底，另一杯一如原样，只是热气不再氤氲。已过了约定的时间 20 分钟，周至，还没有到场。

服务生过来给米夏咖啡续杯，然后将那杯冷咖啡放在一个微型加热器上。

十分钟后，周至终于大驾光临。他落座前，将外套脱下，随便扔在沙发靠背上。

两年前，米夏第一次见到周至时，忍不住对谷风耳语：“长得不帅啊。”谷风不以为然地回她：“他已经不需要外表了！”米夏当即绝倒，在她有限的情史里出现的男人，外表总是英俊挺拔的。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到谷风那种境界，爱上谁之前，不再先看外表。

周至大大咧咧地坐下后，却不解释迟到的原因，皱着眉头先发制人，问米夏为什么在他没有到时，就擅自做主为他点了一杯莫名其妙的咖啡。

“我以为你是一个守时的人，哪知你这么不靠谱。”米夏将那杯咖啡递到他面前，然后说：“当成罚酒喝吧，一口气干掉，毕竟你迟到了半个小时。”

周至有点愕然，他接过这杯冷了又加热的咖啡，然后审视着米夏说：“虽然我是个粗人，但也知道咖啡不是这样喝的。”

米夏一半调侃一半认真地说：“你迟到了，我罚你一杯。喝完了我们再讨论别的事情。”

米夏目光如炬，直直地逼向周至，周至不想为了一杯咖啡再浪费时间，仰头一饮而尽。

因为咖啡的味道异样，周至放下杯子后，又皱了皱眉头。但他并不追问咖啡里加了什么，直接问米夏今天约他来这里有什么事。米夏站起来，抓上自己

的外套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今天是 2007 年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是明年了。我只是想约你喝一杯 2008 的新年咖啡，现在你喝完了，我也得走了。”

3

暖山咖啡的楼外有一排小叶榕，这种榕树四季常青，深冬也枝繁叶茂。米夏朝前走时，不知为何一头撞在树干上，眼前马上金星乱冒，痛得她只得扶着树干掉眼泪。

周至追出来，站在米夏身后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刚刚才做了亏心事，这么快就有了报应？”

米夏听得背脊发凉，却不敢回过头看他。

“刚才给我喝了什么？”周至追问。

“咖啡啊！”米夏调均匀了呼吸之后，回过头，冲他微笑，“肯定没有放迷幻药，不然你怎么可能现在还站在这里跟我说话。”

周至说：“好吧，姑且相信你，出现什么后遗症我再来找你。”

周至的车停在不远处，他问米夏要不要送送她，米夏摇摇头。周至丢下一句“你真是个奇怪的女人”，扬长而去。

4

2007 年的最后一天，冬深，雾重，大街小巷几乎都是灰色，街边的树叶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。

一分钟后，周至的车终于消失在车流里，米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她知道此时谷风肯定在焦急地等着她的电话，但她并不想打过去，于是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乱逛。

手机来了短消息，谷风终于按捺不住来问米夏：“让他喝下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谷风没有再追问细节。米夏在大街上乱走，猜想谷风此时是什么心情，忐忑不安，还是狂喜。

十分钟后，米夏忍不住打电话去问谷风：“你为什么不亲手将那杯东西递给他喝？”

谷风回：“他提防我！”

“他不信任你，为什么还要跟你交往？”

“很多情人之间有爱情，却没有信任。”

米夏无言以对，在情场上，她一直是生手，不谙熟里面的技巧，更不清楚两个人的相处之道。她小的时候进电影院，电影散场时，总会被同去的人发现眼睛湿润。那些不自由主掉出来的眼泪，让外婆认定她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。为了避免她为情疲于奔命，外婆希望她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当遇到可能让她陷进恋爱的人时，就先用一段时间冷冷地不动声色地在一旁看着他，如果实在爱这个人爱到不能自拔，再去行动。

25年来，米夏一直没有遇到让她爱到不能自拔的人。

5

谷风跟米夏完全相反，她很少爱上谁，可是一旦爱上，就义无反顾。

两个女人做了多年的朋友，都羡慕对方的爱情观，羡慕得要命。

“我现在有点担心，那杯东西是我亲自递给周至的，他喝的时候，看着的人是我。”米夏在电话这端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轻声问：“那道符的法力，不会波及到我吧？”

“符是我去求来的，是我亲手烧成灰的，那里面全是我的需求和期望，喝到他的身体里，长出来的种子，即便乖张，也不会离谱。”谷风在电话那端冷冷地回答。

第2章 <<<<

1

米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一直无法在某一个观念的树杈上建立自己精神的巢。

小的时候，米夏跟着外婆去乡下玩，村子里突然来了噩耗，一对正当盛年的兄弟在开车途中撞向了路边的护栏，两个人双双赴了黄泉。在这对兄弟的葬礼上，她听到两个女人在窃窃私语，说一个多月前，这兄弟俩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穿着破烂道袍的道士，道士看到他们就直接走过去，告诉他们马上会遇到血光之灾，随后递给他们一道符，让他们将这道符扔到别人的车上，就可以化解这场灾难。兄弟俩也忌讳，在家里躲了一个月，但大概都是善良之人，忘了将这道符扔到别人的车上。一个月以后，他们以为躲过了祸端，开车出门去挣钱，结果一出门就遭遇到灭顶之灾。

米夏在一旁听得心惊胆颤，她找到外婆，问外婆这世上是不是真有鬼神，一道符是不是就能保佑一个人活下来。外婆说：“对于鬼神，最好敬而远之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”

外婆的话听起来不具有操作性，但米夏现在对鬼神就是这样的态度。

当那两兄弟被放进挖好的坑里，人们一铲一铲地将潮湿的泥土铲到他们的棺木上时，才几岁的米夏突然发现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。当这个坑变成了一个大大坟包，里面的人就得永远暗无天日。那一刻，米夏开始害怕死亡，她认为一个人得永远躺在黑暗中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

因为怕那永久的黑暗，米夏有时也想去信一尊神，在她死后，希望神可以送她去光明的地方。

“如果自己真的去信神，那些神又该信些什么？”她知道自己不必操心神

的事情，但一想到她要信的神找不到信仰，她就只能成为一个怀疑论者。

米夏并不相信一道符可以带来爱情，甚至还保佑爱情的久长，并且让两个人彼此忠贞。当谷风请求她帮助时，她骇然过后，便觉得荒唐。

2

谷风原来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直到 2007 年的 3 月。

早春三月，成都连日阴雨，米夏和谷风烟雨下江南，首站到了杭州，随便在西湖边的一家酒店住下后，两个女人来到了断桥上。

断桥上游人如织，大家打着伞，在桥上摆各种姿态留影。一座断桥，成了爱情的象征，多少年来，引来无数白素贞的粉丝，来这里见证许仙和白素贞这对夫妻的缘生缘灭。

这个人妖相恋的故事开头就很伤感，场景也是这样的阴雨天，一把伞，一个妖精和一个男人，一见钟情。到结尾处，还是阴雨凄凄，白娘子败退断桥，走投无路，爱情也该走到了尽头，扯不断的，倒是爱情之外的俗累，孩子，还有记忆。

米夏站在斜风细雨中，无限唏嘘，等她在断桥上缓过神来，发现谷风已不在身边。

不远处西湖边的长椅上，一个老太太正在给谷风讲她的前世今生。

米夏走过去，听到老太太对谷风说：“姑娘，不要太执着。”

“不要对什么太执着？”谷风问。

“对什么都不要太执着。”米夏帮老太太回答，然后拉谷风离开。离老太太几百米之后，米夏轻轻地说：“那老太太一看就是江湖骗子，她的话你也信？”

“她说中了我很多事。”

“比如呢？”

“她知道我是穷人家的小孩，幼年丧父，母亲对父亲感情很深，这些年一

直不愿再嫁，现在还是一个人，长时间住在一个年久失修的破房子里。她知道我现在在酒吧做歌手。她甚至知道我爱周至，爱到发狂。”

这个老太太，说中了谷风的出生、事业和爱情，怪不得谷风对她差点五体投地。米夏说：“算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业，里面有很多赚钱的门道，这行的从业者察言观色的能力很强，懂得投其所好。”

“不要当我是傻瓜，刚才我没有向她透露我任何信息，她却知道我那么多事，包括一些隐秘的情感。”

3

周至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文人，文人才子善于谋生的不多，据说这是因为才命两相妨。

在谷风眼里，周至在文字上相当有才气，但他的才气并没有妨碍他谋财。现在的周至，人到中年，在众人面前的身份早已不是文人，而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身家的商人，香车美女，意气洋洋。

周至常常流连夜店，在灯红酒绿中消磨时间。两年前的一天，他到了谷风驻唱的酒吧，看到了坐在台上守着麦克风浅吟低唱的谷风，谷风眼底的轻愁让他心生怜惜，他走出酒吧，站在合欢花树下，等着谷风出来。

谷风生得很美，手腕上有细碎的手镯，耳垂上有透明的水晶，走过你身边时，就会有凉风吹来，有她在的场合，满座生春。这样的女孩子，本就是上上品。从小到大，谷风的追求者无数，她却在众多男人中，将周至挑了出来。

米夏知道周至后，曾对谷风的眼光大惑不解。在谷风的众多追求者中，周至条件一般，相貌平常，钱不算最多，因为曾经弄过文字，为人还风流自喜。这样的男人在米夏眼中做朋友就好了，成了爱人，就是给自己做加法，受累，受伤，还不讨好。

“谷风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眼光不会差，告诉我周至哪里好。”

谷风回答：“哪里都好。”

“不要糊弄我，我要听具体的原因。”

“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好呀就是好。”

可是两个人的关系进程，并不因为谷风的专情而顺利，周至一直对谷风若即若离。这态度逼得谷风做了有神论者，开始求神拜佛。

米夏认为有神论者是幸福的，虽然他们放弃了思考。只要谷风不走火入魔，米夏都不规劝。直到几天前，谷风从青城山带回了这一道符。

“既然爱到绝望，何不放弃？”米夏看着那道符，觉得刺眼。

“我别无选择！”

“追你的男人很多，他们都是你的机会。”

“是很多，可他们不是我爱的人。”

米夏并不太相信冰雪聪明的谷风真的对周至痴情。可是两年来，她看着谷风苦恋周至，作为朋友的她却始终无法说服谷风改变心意。

谷风将那道符化成灰，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装上，递给米夏。米夏接过时，手指尖突然像被针刺到，尖锐地痛了一下。

“我这样，很可耻吗？”谷风问道。

米夏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然后说：“反正不是什么正道。”

第3章 <<<<

1

第二天就是元旦了，2008年第一天，米夏早上起来，看到屋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层又一层，踩上去，听得见水声，还有心裂开的声音。

早饭时，米夏接到了谷风的电话。因为工作原因，谷风一向睡到中午12点，今天却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向米夏问安。

“听你的声音，好像心情不错？”

“周至刚从我这里离开。”谷风声音甜蜜。

周至以往从不在谷风那里留宿。看来这世上真的有神奇的力量，那道符可能真的有奇特的作用。

米夏说：“庄子教导我们不役于物，我现在要教导你不役于人。”

“我可不做清心寡欲的人，那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”谷风不以为然。

2

元旦这天的午餐是米夏家族例行的聚会，地点在南河边的一家粤菜馆。米夏推门进去，看到外婆打扮得光彩照人，端坐在首席。外婆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，年轻的时候不讲究穿戴，当时也不能讲究穿戴，衣服非黑即蓝，全是暗色调。米夏记得那时外婆最好看的一件衣服，是蓝色的风衣，有一条宽宽的腰带，外婆穿的时候，还要将领子立起来。现在外婆的衣橱里挂的衣服，花花绿绿、质地考究、做工精良，已找不出一件色彩暗淡的衣服。

米夏坐下后，见桌上放黄金糕的瓷盘，莲花造型，雨过天青色。她将糕点

分到众人碗里，然后用湿纸巾将这个盘子擦得干干净净，趁人不注意时，她找出一个塑料袋将瓷盘装起来，偷偷地放进她那硕大的包里。

不役于物，米夏是做不到的，她看到喜欢的东西，总会想办法据为己有。有一次她在花市买了一盆小蔷薇，想为它换个盆，却找不到中意的，后来在一家冒菜店看到盛饭用的小木桶，她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木桶，就跟老板好说歹说，磨蹭了半个小时，一定要花五块钱买下来。

米夏喜欢收集物什，书、碟、瓷器，甚至一盆早已枯萎的花，她也舍不得扔掉。这些东西层积着过去的时光，仿佛是她寄托灵魂的巢穴。

这餐饭照例是外婆买单，服务生拿着单子过来时，外婆的手机响了。米夏拿过外婆的卡，去收银台帮她付钱。回到包间时，外婆已听完电话，让米夏陪她去乡下吊丧。米夏的妈妈建议她们第二天再去，毕竟这是新年第一天，怕不吉利。外婆说没关系，新历年不用讲究这些。

米夏看外婆穿得太鲜艳，便建议外婆回家换一套黑色的衣服。外婆说：“我跟她是平辈，不用披麻戴孝。”

3

过世的是外婆的表姐，米夏小的时候见过她，叫她表姨婆。那时的表姨婆已弯腰驼背，头发灰白，米夏掐指算算，表姨婆应该年过八十了，这些年米夏一直没有听到表姨婆的消息，还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。

在路上，米夏一边开车一边问外婆：“表姨婆算喜丧吧？”

外婆说：“算吧，她一直盼着这一天，盼了20年。”

表姨婆20年前就在为自己的死作准备，省吃俭用悄悄存钱，存折本上的数字每个月都在更新，这些钱是她为自己的后事准备的。

“她为什么这么想死？”米夏问外婆。

“她跟丈夫的感情不好，子孙也不尊重她。她活着，她的家里人都当她死

了，都不跟她说话，她只得一个人坐在院子一角，自己和自己说话。”自言自语在相术上主贫贱，因为孤苦，得不到周围人们的重视，缺乏沟通，只好自言自语，自作排遣。一样是过日子，别人和人一起过，或者欢欢喜喜，或者苦大仇深，都是人间气味，表姨婆却无爱无忧，终日陪伴她的，似乎是那些虚空中无数的鬼魂。

“外婆，你是她的表妹，为什么不帮她撑一下腰？”

“人家的家务事，我怎么可以过多过问？”

表姨婆的丈夫还活着，没有一点悲痛的样子，米夏开车经过镇上，外婆看到他还在街边的茶馆喝茶打麻将。外婆这次忍无可忍，让米夏将车停下来，拉开车门走到茶馆，揪住这个老头子的耳朵，将他揪回了村子里。

葬礼上，表姨婆家里的其他人也表情轻松，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悲伤。表姨婆终于死了，这些人仿佛卸下了一个多年的负担。他们用表姨婆存的钱，吹吹打打送她最后一程。

4

风水先生给的下葬日子在三天后，现在表姨婆停在堂屋里，等着人们给她上香磕头。

外婆不愿意上完香就离去，她坚持留下来，一方面多送表姐一程，一方面督促表姐的这些不肖子孙将葬礼办得隆重一点。生前已过得如此冷清，身后事不能再马马虎虎。

米夏无所事事，就在村子里乱转。在村头一棵大榕树下，树后路边田侧，有户单独的人家，茅草房子，无篱无院，屋角有一株月季，开得十分热闹。她身上的陌生气息惹怒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狗，它们一起冲她狂吠，她吓得站在原地，不敢动弹。

一个老太太从茅草屋内走出来，吆喝一声，那些狗就乖乖地趴在地上。

老太太问米夏是不是来吊丧的，米夏点点头。

老太太说：“十二生肖从头数的时候，老天爷就要收人了。而且还只收好人，老天爷知道好人活在这世上受苦。”

米夏听得惊诧，忙问老太太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老太太却不回答，提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。

：：：第4章 <<<<

1

元旦后，周至几乎每天都在谷风家里留宿。

晚饭后，周至常常坐在落地窗前，抱着膝，对着夜空抽烟，谷风拿头顶着他的身子，随意地翻着报刊杂志，读报上的头条和有趣的八卦给他听。

夜黑而湿，谷风睡着，醒来，再睡，又醒。有时，她会看见爸爸坐在他们的床边，对着墙，还有他自己的影子，淡得几乎无法分辨的影子。窗外的大千世界，灯一盏一盏地熄，天一丁一点地亮。

谷风家的大阳台上，在这个深冬里竟然开满了蔷薇花，花瓣掉落时，谷风舍不得扔掉，就收在一个大竹筐里，说用来做茶。却因为不翻晒，花瓣的湿气让筐子的竹条缝里生出了霉。

晚上，周至洗完澡，赤着胳膊蹲在浴室里，洗那生霉的大筐子。谷风蹲在他旁边，双手托着腮，痴痴望着周至。

突然，她“哎”一声惊叫，周至转过头问她“怎么了？”

“宝贝，我怎么觉得你像我爸爸？！”谷风认真地说。

“咦！我也有这种感觉呢。”周至调侃她。

谷风故做大惊失色状，问道：“什么？！你也觉得我像你爸爸？！”

周至提着那把大刷子追着谷风满屋乱窜，谷风突然掉转头，扑进周至怀里。哪怕把整个世界抹去，把整个世界的人都抹去，只剩脚下的悬崖和悬崖下的深渊，谷风一样会闭着眼睛，扑进周至怀里去。

2

这些天，谷风几乎每天都给米夏打电话，报告她跟周至关系的新进展。气温越来越低，谷风和周至两个人却越来越火热，几乎如胶似漆。

看着谷风全身全心被爱情萃取到，米夏也想体验一下这份纯粹感。米夏知道自己太过理性，也许一辈子都不可能热烈地去爱某个人。

米夏初中时，跟高年级的男生谈恋爱，两个小孩子手拉手在大街上瞎逛时，被米夏的父亲撞见。回到家，父亲竟然二话不说，将她抓过来丢在门厅上，劈头盖脸暴打了她一顿。这是她唯一一次挨打，当时她被父亲痛揍时，也没有觉得有多痛，还去猜想父亲为什么如此盛怒。事后，她和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互不理睬，父亲没有请求她原谅，她也觉得自己无辜，早恋在她眼中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。

几年后，她在书中看到大文豪雨果因为女儿爱某个人爱得发狂，深以为耻，不愿给女儿 Hugo 这光荣的姓氏，只让女儿姓 H.。雨果对他女儿爱情的态度，让米夏找到了原谅了父亲的理由，父亲看到她小小年纪就动了春心，肯定也觉得可耻，于是才怒不可遏。